

天主教禮儀慶典與網路媒體

Catholic Liturgy and Online Media

楊菲理伯◆

Felipe YANG

[摘要] 2019年開始的新冠疫情，尤其是在其第一階段，嚴重地波及了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信仰生活當然也包含其內。我們作為基督徒沒有辦法像往常一樣進入教堂，聚在一起參與禮儀慶典。甚至，在一些國家2020年都沒有條件公開舉行聖週三日慶典。於是，為了教友們的益處，很多堂區開始了直播彌撒。結合現代媒體的日漸普遍化，筆者在本文中，探討通過網路參與禮儀慶典所涉及的網際空間，身體的臨在性，及在禮儀中的回應等問題。作者認為，在禮儀及牧靈中，不能將網路媒體簡單地說成是虛擬方式，其更好的表達應該是媒介，它是對時空的延伸。當我們在禮儀生活中使用這些媒介時，要注意到當下科技的有限性。

關鍵字：新冠肺炎、禮儀、傳媒、聖事、祈禱

- ◆ 作者獲得信理神學碩士、禮儀神學碩士及博士，研究、教授基本神學、神學人類學、基督的奧蹟、末世論、聖事性救恩計畫——禮儀導論、聖事性救恩計畫——聖體聖事等。

Abstract: The COVID pandemic that began in 2019, especially in its first phase, has severely affected all aspects of our lives, and the life of faith is certainly included in it. We as Christians cannot enter the church and gather tog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turgy as usual. There is even no way to celebrate the Holy Week publicly in some countries in 2020. So, for the benefit of the faithful, many parishes have begun to live-stream the Ma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ubiquity of modern media,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gital spa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liturgy, the presence of the body, and the response in the liturgy through the interne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n liturgy and pastoral work, internet should not be treated simply as a virtual form. A more appropriate expression is a kind of media. It is an ext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When we employ these media in liturgical life,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technology.

Keywords: COVID-19, liturgy, media, sacraments, prayer

1 導論

近幾年的疫情，影響了我們生活的常態，因其嚴格的社交距離要求，也讓我們宗教的禮儀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在疫情嚴重時期，不少地方的信友們不能在教堂中聚會、擘餅，面對疫情之始的嚴峻挑戰，「眾主教以及他們的地方主教團，迅速作出艱難而痛苦的決定，甚至允許信友在一段長時期內暫停參與感恩祭。」¹ 疫情漸漸地緩解之後，即便是聚在教堂，通常也需要帶口罩、手套等。總的來說，這次疫情大約影響了 22.6 億基督徒的禮儀生活，² 其中東正教和天主教受到的波及最為嚴重。

在封城管控期間，羅馬天主教會為了信友們的益處，提醒大家可以通過網路參與教會的信仰生活，尤其提到了以直播的方式參與彌撒聖祭。³ 禮儀直播的日漸普遍化，不斷地推動著我們深入反思禮儀與傳媒的課題：如果沒有辦法親身現場參與禮儀慶典，網路的參與方式是必須的，還是只是建議？哪種參與方式相比而言更加合理？這樣的方式可以是一種救恩的標記、救恩的載體嗎？它在服務於救恩的同時，有何種限度？

-
- 1 羅馬禮儀及聖事部，《〈讓我們滿懷喜樂重返感恩聖祭〉書函有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及往後舉行禮儀慶典》，梵蒂岡，2020 年 8 月 15 日，取自：https://www.catholic.org.tw/vatican/3info_v/I-56.pdf。
 - 2 Cf. Hans-Jürgen Feulner, “Digital Worship and Liturgical Pastoral Care in Times of Covid-19 Pandemic. Some Critical Remarks”, *Ecclesia orans* 5 (2022): 155.
 - 3 參閱羅馬禮儀及聖事部，《2019 冠狀病毒時期法令》，2020 年 3 月 19 日；羅馬禮儀及聖事部，《2019 冠狀病毒時期（II）法令》，2020 年 3 月 22 日。

以上所提到的問題核心，是在探索天主救恩的通傳方式，也就是說要研究媒體是否與基督降生成人的救恩計畫一脈相承，媒體如何能夠讓我們與天主的救恩相遇。天主因其絕對的超越性不受媒體的限制，但我們人類對媒體而言卻受其限制。比如，我們不能藉著直播從主祭那裡領受基督的體血。一言以蔽之，這「不是一個恩寵的問題，而是一個媒介（形式）的問題」。⁴ 由此基點出發，筆者在本文中將依次分析媒體通傳教會禮儀慶典的形式；通過媒體參與禮儀慶典的可能性；及應注意的限度。

2 禮儀慶典的傳媒方式

最早的宗教廣播是在 1931 年開始於梵蒂岡的廣播電台。⁵ 之後，法國和美國於 1948 年開始了電視播出彌撒。⁶ 彼時代，禮儀與傳媒的關係形成了一個熱門的課題，不少神學家論及其價值與限度。⁷ 教宗比約十二世於 1957 年

4 J. Rego, “*Celebrare i sacramenti e i sacramentali: tra materialità e virtualità?*” (Celebrate the Sacraments and the Sacramental: between Materiality and Virtuality?), *Ecclesia orans* 5 (2021): 61.

5 Cf. Pius XI, “Radio Message”, 12 February 1931.

6 Hans-Jürgen Feulner, “Digital Worship and Liturgical Pastoral Care in Time of Covid-19 Pandemic. Some Critical Remarks”, *Ecclesia orans* 5 (2022): 161.

7 Cf. K. Rahner, “*Die Messe und das Fernsehen*” (The Fair and Television), *Orientierung* 17 (1953): 179-183; R. Guardini, *Photographie und Glaubensweifel*, in *Apparatur und Glaube Überlegungen zur Fernübertragung der heiligen Messe* (Photography and Faith, in *Apparatus and Faith, Considerations for the Remote Transmission of the Holy Mass* (Würzburg:Werk-bund Verlag, 1955), pp. 7-22.

以通諭（encyclical）的方式發佈了 *Miranda Prosus*⁸ 之後，羅馬禮儀及聖事部也發表了 *Instructio de cultu mysterii Eucharistici Eucharisticum mysterium* 文件。⁹ 無論是神學家們還是教會的官方文件，都籠統地淡化了傳媒對禮儀的價值：這方式雖然跟親身現場參與有所不同，但是此種參與為那些無法親臨現場的信友而言卻有很大的益處。這樣的課題隨著科技的進步也越來越多且深入地被探討，在疫情期間，教會更是明確提醒信友們藉網路的參與彌撒的形式是直播。¹⁰ 基於教會這樣的訓導指示，本人在文章的這第一部分，將分析不同形式的傳媒與禮儀慶典的關係，並相對而言指出直播的優越性。

2.1 錄播

紙張的信件在中國的社交領域中幾乎已經消失了。近代的固定電話、電子郵件、手機視頻等代替了傳統的紙張信件往來。這些所謂的現代化傳媒，在牧靈中的應用已經有了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不能出門的老人、病人，以及由於各式各樣的原因沒有辦法現場參與彌撒的信友們，早已經習以為常用收音機、電視、網路視頻等方式參與彌撒聖祭。

8 Pius XII, Encyclical Letter *Miranda Prosus*, on Motion Pictures, Radio and Television, 8 September 1957.

9 Sacred Congregation of Rites, *Instructio de cultu mysterii Eucharistici Eucharisticum mysterium* (Instruction on Eucharistic Worship), 25 May 1967.

10 參閱羅馬禮儀及聖事部，《2019 冠狀病毒時期法令》，2020 年 3 月 19 日；羅馬禮儀及聖事部，《2019 冠狀病毒時期（II）法令》，2020 年 3 月 25 日。

在這樣的參與中，人們因著時差或是時間不便的緣故，不少人收聽或觀看彌撒的重播。具體分析，這樣的重播其實是回憶，是看資料，它不是救恩奧蹟本身在此刻臨現。重播，事實上與其他影片的結構方式類似，但是，重播禮儀慶典是神聖的內容，它有助於信友們建立更密切的天人關係。

簡而言之，重播彌撒是回憶救恩奧蹟的臨現，但是在這樣的回憶中信友們也能獲得大益處，因為在如此的回憶中，雖然並沒有酒餅發生質變，但是能讓信友記起基督的救恩奧蹟，能聆聽天主的聖言，能幫助信友們獻上自己的祈禱。

2.2 直播

近幾十年，隨著科技的進步，網路直播成為了我們日常的交流方式，教會在一些重要的場合也會直播禮儀慶典。疫情期間羅馬禮儀和聖事部更發表文件，清楚地提示，「在受疫情打擊的國家，當人民聚會和流動受到限制時，主教和司鐸可以在合適地方，舉行沒有會眾參與的聖週禮儀，並避免共祭，且省去『平安禮』。應讓信友知悉慶典的開始時間，好能在家以祈禱與之聯合一起。各種途徑的實況直播或互聯網（網際網路）廣播方式（不是錄影），皆有幫助。」¹¹

教會之所以，明確地提出直播，是因為它相比重播有其優勢。因為直播，是在同一時間，讓信友們在不同的地

11 同上。

方參與所舉行的救恩奧蹟，即參與救恩奧蹟的臨現時刻。這樣，直播彌撒從積極的意義上講，它幫助信友們參與了另一個空間所舉行的彌撒祭獻，信友們隨著彌撒禮節的進行，在同一時間可以伴隨著基督奉獻呈上自己的精神禮品。簡言之，既然禮儀慶典是奧蹟的臨現，那麼參與直播就是參與其奧蹟的臨現。

綜上所述，網路有各式各樣的存在形式，我們不能籠統地將其稱為虛擬世界。網路直播的形式，可以更恰當地理解為現實世界的延伸，也就是說，藉著媒介讓人們的交流記號通傳更遠。如此，在直播彌撒中，主祭者的聲音、禮節的圖像等達到了同一時間的另一個空間。因此，可以總結參與直播彌撒的信友們是在另一個空間參與真實救恩臨現的奧蹟。

3 直播禮儀慶典的可能性實施

直播的方式雖然是參與救恩奧蹟的臨現時刻，但是此參與方式有其限度。因為禮儀的核心是聖事性的救恩計劃，此計劃是藉著記號和象徵實現的。而直播禮儀慶典中的記號和象徵往往會受到限制：比如，在聖洗聖事中，沒有辦法藉直播給另一空間的參與者施洗。禮儀慶典不是一種虛擬語言，而是由符號語言交織而成。¹² 直播中，對信友而言，可以感受到視覺、聽覺等記號，但是往往不能感受到觸覺、味覺。這裡有一個很深的人學問題。單獨個體的「我」是靈魂和肉身，「我」有意識地支配著自己完全的

12 《天主教教理》，1145 號。

行動，他不能是理念中的「我」在行動。如果這些可感受的記號形成了禮儀慶典，那麼直播中的這些限度，基於每個禮儀慶典的象徵性語言有所不同會受到不同的影響。也就是說，基於每個禮儀慶典的載體不一樣，有的禮儀慶典的有效性會受到影響，而有的禮儀慶典卻基本不受太大的影響。基於這樣的分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筆者將具體看不同禮儀慶典與直播的相容性。

3.1 聖體聖事

直播彌撒使信友進入救恩時刻，與救恩奧蹟相遇。藉著聲音與圖像，信友們在另一個空間參與救恩時刻，尤其是藉著聖言、講道、禱詞、自我的奉獻等讓救恩實現到自己的身上。直播彌撒本身不會涉及到聖事的有效性課題，它對在另一空間參與的信友有很大的幫助，但是也要注意直播的限度。它不僅僅是分開了參禮的會眾，因為這時空的延伸與真實臨在確有很大的區別。它不是所有的延伸，而是像眼鏡對於近視者的幫助。眼鏡是在說明近視者看到、看清實體，而直播是藉著圖片形象觀看，而沒有辦法觸及到實體，所以也就沒有辦法真實地領受基督的體血。

基於上述分析的理由，羅馬禮儀和聖事部聲明：「大眾傳播媒體為那些無法進教堂的人，提供了寶貴的服務和貢獻，尤其在不能舉行團體禮儀的時候。直播彌撒聖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直播彌撒總不能與親自參與彌撒相提並論，或取而代之。相反，如果信友僅以虛擬的方式參與禮儀，就會有與降生成人的天主遠離的危險，天主不是以虛擬的方式賜給我們，而是以真實的方式，主說：「誰

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若 6:56）。與主的身體的接觸是至關重要、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¹³ 如此，勸勉各個地方教會在疫情之後重新儘快返回日常的方式舉行感恩聖祭，而不能將直播無限制的「正常化」。¹⁴

直播彌撒雖不能絕對「正常化」，但是在特殊時期或面對特殊人群，提供網路直播彌撒確實適宜。因此，必須要肯定其提供的服務，但也不能忽略其限度。為了減輕這樣的局限性，在參與直播彌撒時，信眾最好能有互動的方式，比如一起唸信經，奉獻歌曲，甚至是對答。此外，也要幫助信友們實領聖體，而不僅是神領聖體。當疫情期間眾人沒有辦法聚到一起時，或是老人、病人不能到教堂聚會而選擇參與直播彌撒時，要儘量幫助信友們私下在可行的範圍內實領聖體。比如，派遣送聖體員私下給參與直播的信友們送聖體。

談到此處，筆者認為有必要論及一個與直播彌撒領聖體相關的重要問題：信友們沒有辦法通過螢幕領受聖體，那麼司鐸們能通過螢幕祝聖餅酒成為基督的體血嗎？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有人提出司鐸可不可以通過直播共祭，更是因為在大型的聚會中，很多參禮的共祭司鐸根本就看不到祭台。我個人的觀點是，應該避免這樣的行

13 羅馬禮儀及聖事部，《〈讓我們滿懷喜樂重返感恩聖祭〉書函有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及往後舉行禮儀慶典》，梵蒂岡，2020年8月15日，取自：https://www.catholic.org.tw/vatican/3info_v/1-56.pdf。

14 同上。

動，因為這與祝聖時的言語是相衝突的。我們通常不會在另一個空間指向一個事物時說「這」，也不會在千里之外指著一個事物說「這」，因為在遙遠的距離時我們往往會說「那」。因此，應該避免藉著螢幕說「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因為餅酒不在「這」的範圍之內。用積極的表達方式，這裡因該強調直接的可見性，來配合「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

3.2 修和聖事 / 和好聖事

面對這次大規模而嚴重的疫情，除聖體聖事外，人們討論最多的還有修和聖事：可不可以通過電話、視頻等方式辦告解？面對這樣的提問，聖赦院（Apostolic Penitentiary）提醒，應該按照正常的方式舉行修和聖事。在沒有辦法告解時，提出的是上等痛悔，而沒有允許電話、視頻的方式實行告解聖事。¹⁵ 其理由指向了告解聖事的私密性：「告解聖事的秘密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聽告解者不得以言語，或其他任何方式，和藉任何理由揭發懺悔人。如有翻譯人，翻譯者和其他所有以任何方式由告解中得知罪過的人，均有守秘密的責任。」¹⁶ 在此可以看出禮儀訓導的謹慎，因為在禮儀慶典中實行天主的救恩，一定要安全的保證救恩。

在聖赦院的謹慎風格中，並沒有提及藉著上述的媒體方式辦告解是否有效。那麼，此種方式到底有效嗎？這些

15 參閱宗座聖赦院，《在目前疫症散播全球的情況下對舉行修和聖事的注釋》，2020年3月19日。

16 《聖教法典》，第983項，1、2條。

問題背後的神學焦點在哪裡？如果有效，而且當事人也願意，那麼可以實行嗎？作為神學學術性的探討，本人覺得有必要直接探討這些問題。

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澄清聖事性的救恩計劃是天主「正常」的救贖方式，但是我們絕不能排除天主救恩的「特殊」行動。換言之，在沒有辦法領受聖事的情況下，也一定會有天主的救恩行動，在傳統上我們所說的血洗和願洗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所以，我們要做的是在啟示的光照下來默觀天主的意願，生活祂所願意的救恩計劃，而不是要限制天主的救恩。由此總結，我們上述所提問題的核心是：電話、視頻在告解聖事中能不能參與「正常的」聖事性救恩計劃？

按照傳統的表達，修和聖事的有效性在於痛悔、告罪和赦免，¹⁷ 而提到的這些現代媒體方式都能達成這幾個要素，因此我們應該沒有理由懷疑通過這些方式辦告解的有效性。相比傳統，現代神學的研究方向越來越強調，「呼求聖神禱詞」連同「紀念禱詞」是每次舉行聖事慶典的中心。¹⁸ 那麼回答是否有效這一問題的焦點就在於這禱詞不受空間的限制？在告解亭中，基本上都有格窗、布簾，疫情期間也通常會有玻璃，而且聖赦院的文件提到，「在收容感染病毒且病危的信友的醫院門診入口處，在可能的範圍內並採取適當預防措施的情況下，可採用擴聲設備，使赦罪得以聽到。」¹⁹ 由此，基本上可以推斷格窗、玻璃、

17 同上，第 959 項。

18 《天主教教理》，1106 號。

19 宗座聖赦院，《在目前疫症散播全球的情況下對舉行和好聖事的注

牆壁、擴音器等都不影響「呼求聖神禱詞」與「紀念禱詞」的效力，重要的是讓辦告解者聽到。而電話、視頻的方式完全可以達到傳遞聲音的條件，因此，我們必須對通過新媒體辦告解的有效性保持開放。如果告解聖事在這個維度上保持開放，那麼是不是其他聖事的這個維度也可以同理呢？

3.3 其他聖事

其他聖事在上述的維度上與告解聖事同理，但是並不代表在現有的科技條件下，其他幾件聖事都有通過新媒體實施的可能性。因為聖洗、堅振、病人傅油這幾件聖事中，其本質部分都涉及到實物的記號和象徵。也就是說，以現在的科技，在直播中不可能流出水和聖油來實行象徵中的救恩奧蹟。更確切地說，媒體在不能通傳這些象徵實體，而只有經文時，其聖事就是無效的。²⁰

這裡，除了注意這些有效性，也要注意網路實行一些聖事的必要性。比如，聖職聖事（聖秩聖事）在此特定的環境下往往沒有必要施行。談到洗禮，其職權施行人是主教、司鐸、和執事。如果洗禮的職權施行人不在或被阻，傳道員或其他由教區教長授權負責此職務的人，均可合法地施行洗禮；而且在緊急時，任何有正確意向的人皆可施行。人靈的牧人，尤其堂區主任應盡力教導信友們施行洗禮的正當方式，²¹ 由此可知，代洗的方式更加具有可實施

釋》，2020年3月19日。

20 《聖教法典》，第849項。

21 同上，第861項，1、2條。

性的價值。至於婚配聖事，更是可以找代理人，²² 見證人也可以委託。²³

基於上述討論，可以總結，有些聖事不可以通過網路實行，而有些聖事是沒有必要通過網路實行。我們是在探尋解決問題的方式，而不是挖空心思製造「假想敵」。所以，在沒有必要運用網路來施行、參與聖事時，要懂得將之捨棄。可以把精力放到妥善的防護工作上，即利用普遍的器具保護來實行聖事，因為領受堅振聖事時，「施行聖事者借用器具（手套、棉花棒等），並不會影響聖事的有效性」，²⁴ 同理其他的禮儀慶典也可以同樣實行。²⁵

3.4 聖儀

在談及了聖事的問題後，筆者也願意分析一下通過直播舉行的聖儀。我們通常舉行的聖儀有降幅、聖言禮、日課等。這裡都不會涉及有效性，因為聖儀的核心內容是禱詞、聖言等，以此獲得天主的恩寵。教宗直播中的降幅，現在漸漸地已經日常化了，它的內涵屬於祈禱的性質，這樣的降幅禱詞不會受到空間的限制。而聖言禮和日課更是聆聽天主的言語，用我們的禱詞回應，所以其效果應該不必懷疑。

22 同上，第 1104 項，1 條。

23 同上，第 1112 項。

24 羅馬禮儀及聖事部，2020 年 10 月 1 日（此文件沒有標題，其內容是在疫情期間，對堅振聖事施行的答覆）。

25 《聖教法典》，第 1000 項，2 條。

4 現代媒體的局限

近代，因著牧民的需要，促使許多人把網路當成一個自然的禮儀平台。甚至是誇大了它的價值，而沒有注意到其局限性。所以，在以開放的態度談了網路直播的種種可能性之後，在此文章的最後部分，筆者願意總括一下媒體作為禮儀平台的限度和需要注意事項。

起首，我願意以一個問題來展開此探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電話、視頻不能代替親人的團聚，那麼通過網路直播難道能夠體現基督奧體的聚會？這是一個人類學的問題，在禮儀的網路空間中，不能代替人的親身臨在。此外，我們通常是在家中參與直播，而真實所在的普通房屋空間更是沒有辦法與教堂相媲美。即使是帶著 3D、4D 的眼鏡體驗，還是與真實的美有所區別。當這些空間被縮減並缺乏某些禮儀慶典的美學時，我們的禮儀生活就會陷入很多的缺失。

此外，禮儀慶典是進入一個神聖的時刻，與天主相遇，與救恩相遇。在所有的相遇時刻，都需要注意應懷有虔誠的態度；而在網路禮儀慶典的直播中，虔誠、專注等都會受到更大的挑戰，比如，看網路直播時，有時姿勢可能不夠尊重，衣冠不夠整潔，空間不夠神聖，甚至是隨時打電話，或邊煮飯邊觀看等。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張力，因為當我們越強調通過媒體參與禮儀慶典的真實性時，可能就越容易「褻瀆」神聖的慶典。

最後，本人願意提醒讀者，網路直播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的益處，但是不能將人工智慧，或虛擬遊戲世界

中的吃喝婚嫁等與網路直播混為一談。更直接地說，聖事有效的施行人不能是一台智慧化裝置，也不能是一台機器人，就如只有主教或神父才能舉行感恩祭典。²⁶

5 結語

在科技時代，天主的子民被召以基督的眼光來看待這些新的媒體。我們不能以傳統主義的姿態來排除現代化的媒介。在禮儀及牧靈中，不能將網路媒體簡單地說成虛擬方式，其更好的表達應該是媒介，它是對時空的延伸。當我們在禮儀生活中使用這些媒介時，要注意到當下科技的有限性。

互聯網在我們的宗教生活中蘊藏著巨大潛力。那些在我們之前宣揚福音的前輩可能無法想像藉著網路可以同時擁有如此眾多的聽眾；更無法想像可以藉直播的方式參加教宗的三鐘經講道、降福，及一些大型的隆重禮儀慶典。面對網路帶來的種種可能性，基督徒不應害怕打開媒體的大門，而應發掘其更多的可能性：利用好媒體宣揚耶穌基督，施行聖儀，甚至在特殊的環境可以考慮施行某些必要的聖事。

26 同上，第 803 項，1、2 條；第 900 項，1 條；第 1024 項。